# 以铜为镜，映照有汉审美

何处是江南

马彦如 张剑

日光镜

作为整理仪容的工具，镜子从诞生之初就一直传达着人类对美的追求。

远古无镜，先人以水照容。在中国古代，镜子最初的功用由鉴完成。监鉴为古今字，为一种盛水的器具。而在古希腊神话里，俊美的少年纳西索斯在河边看到了自己的倒影，于是深深地爱上了水中自己的影子，死后变成了水仙花。

摆脱了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，距今4000多年前，青铜镜应运而生。唐太宗李世民有句名言，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”，这里的镜指的便是青铜镜。

所谓青铜镜，大体分为镜面，即镜的正面，光亮可以照面；镜背，即镜的反面，上面多铸有各种纹饰和铭文。镜纽在镜背中央，有孔可以系绳，可用手持或系在镜台上。在纽的周围，是紧连纽的装饰部分，又称纽座。另外还分内区、中区、外区，指镜背配置纹饰的各部分；铭带，指铸有铭文的部分，镜铭则指镜背上所铸的铭文。

目前，中国最早的铜镜发现于青海贵南齐家文化墓葬中，齐家文化相当于夏代范围，距今大约4000年。西方的铜镜诞生早于我国，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，埃及第十一王朝卡薇特皇后石棺上雕刻的梳妆图中，就有一枚带手柄的圆形铜镜。

铜镜制作在每个发展时期都各具特色，我国的铜镜发展史中有战国、两汉和隋唐三座高峰。汉代铜镜装饰纹样丰富多变，制作工艺和艺术表现手法都取得较大的突破，在铜镜发展史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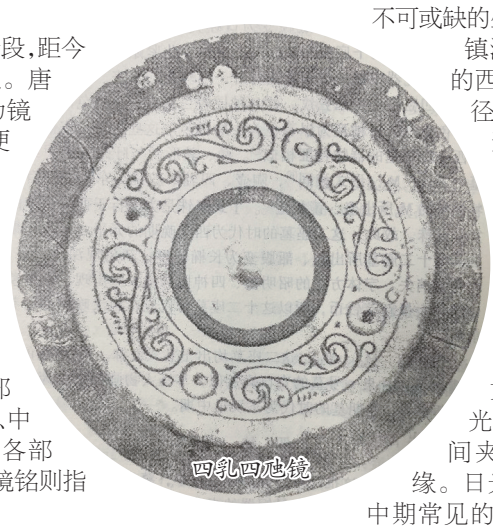
西汉早期为战国镜与汉镜的交替时期，此时，经济亟待恢复，铸镜工艺发展缓慢，在形制和纹饰上承袭了战国镜的风格，但也逐渐加入了新的内容。战国时期的铜镜多为弦纹小纽、素卷缘、薄胎体，镜背纹饰刻画纤细，并多有底纹；汉镜多为半球形纽，主纹突出，无底纹，宽平缘，镜体厚重。此时的铜镜，镜面较小，镜壁单薄。构图上以四乳丁为基点的四分布局法，其纹饰也一反战国镜的底纹加主纹的两层构图法，使主纹成为镜背的单一图案。这种不用底纹的构图法，成为西汉早期铜镜与战国镜的分水岭。

文景之治后，社会经济的发展让铜镜的铸造与使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，摆脱了战国镜的影响，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长足进展。尤其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，一些新的镜类开始流行起来。纹饰丰满奇异、制作精巧，题材广泛，装饰手法由平面到浮雕，边缘更为复杂。同时，铭文大量出现，并成为铜镜纹饰的组成部分，有的甚至成为铜镜的主题纹饰。按铭文内容，铜镜可分为昭明镜、日光镜、清白镜、铜华镜、日有熹镜等，其中，最常见者当为昭明、日光二镜。

铜镜不单成为古代贵族墓葬中最罕见的随葬品之一，在一些小型墓内也常有发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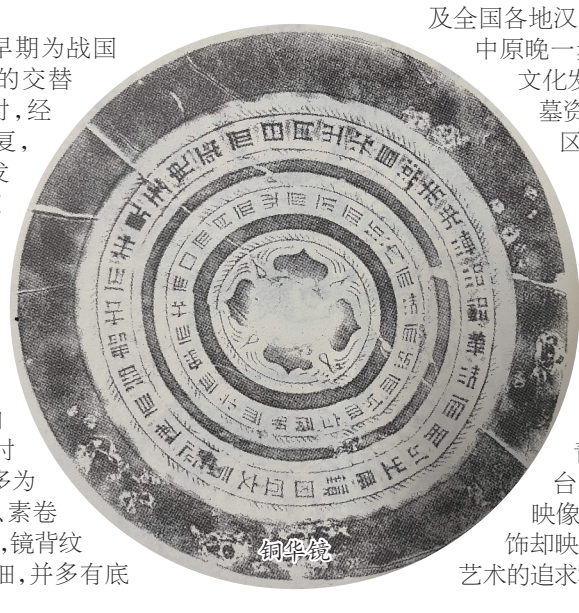
公元前210年，丹徒开凿水道，成为沟通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，造就丹徒的繁兴。西汉末年始，北方民众大举南下，丹徒的经济和人口都有长足进步。

1997年5月－10月，在镇江大港发掘的29座汉墓中，共发现铜镜16面，包括星云纹镜、四乳四虺镜、日光镜、昭明镜、铜华镜、博局镜、规矩镜、人物车马画像镜等。体现较高工艺水准和艺术价值的汉代铜镜在镇江大量出土，说明铜镜在当时使用普遍，已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。


四乳四虺镜

镇江博物馆收藏的西汉日光镜，直径7.9厘米，圆形、圆纽、圆纽座，座外伸出四组短线夹四组单弧线，外接一内向八连弧带，带外两道栉齿纹夹铭文带：“见日之光天下大明”，字间夹符号。素宽缘。日光镜是西汉早中期常见的小型镜类，因其铭文皆为“见日之光天下大明”而得名。专家认为，此类铜镜流行时期为西汉武帝后期至王莽时期。

大港地区的这批汉墓，墓葬形制较小，墓中随葬品为一般平民使用的日常生活器皿。这批墓的埋葬规律，按照时代由早到晚，葬地由高到低、由江边逐步向内地推移进行埋葬。从各期所出墓葬数量来看，西汉晚期大港地区人口密度远大于西汉早中期，说明经过西汉一代的努力，大港地区得到相应的开发，经济较为繁荣。从墓中随葬品看，与中原及全国各地汉文化面貌基本一致，但比中原晚一步发展，同时亦具有吴越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。这批汉墓资料的出土，反映了大港地区在有汉一代，既不像商周时期发达，也不如六朝时期繁荣，而是处于文化低谷时期。


铜华镜

正面映像，背面审美，铜镜蕴含着特有的文化精神，彰显古人的审美情趣。从4000年前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，直到玻璃镜的出现，青铜镜方才退出历史舞台。对今人而言，青铜镜的映像作用虽已消失，但背面纹饰却映照出古人的生活状态、对艺术的追求和匠人精神。

本版图片为资料图

## 镇江评话版历史故事——

# 寄奴正传（三十）

范德平

刘裕伐燕有功，黄河以北归顺晋朝。天子加封太尉、中书监，刘裕嘎吱嘎碍推辞了一番。

齐鲁既平，刘裕从废墟广固撤军，把韩范封为燕郡太守、封融为渤海太守，齐鲁大地实际上转到了韩、封等大族掌控中。刘裕当然也晓得要掺沙子来牵制，便把京口老乡、爱将檀韶封为琅琊太守。叫檀韶留守山东，自有道理。其实檀韶祖籍就是山东高平，祖上在永嘉之乱后南迁京口，年幼丧父，兄弟几个都是由叔父檀凭之养大的。王恭在京口当一把手时，对城池有“重大改创”，把铁瓮城向东、向南两面扩建，檀家也就住在现在的花山湾一带，和东晋大臣郗愔是邻居，郗愔老爸郗鉴原来住唐颓山旁（今大市口苏宁大厦身下），书圣王羲之就是郗鉴选的“东床快婿”。檀凭之与刘裕在京口走得近，因而刘裕对檀韶多有关照。

刘裕走后，韩范、封融果然玩起了丫丫悠，动起了不臣之心。刘裕听说后啧了啧嘴，聪明的军师刘穆之心领神会，二话不说，以谋反之罪把他们拿下斩首。刘裕本来想在下邳驻扎一段时间，到老家扣走走看看，再定哈心来梳理哈子打理中原事。可就在这万子，环在南方的卢循来划子了。

刘裕挥师北上，带走了建康方面大部分主力。消息一传到南方，始兴相徐道覆是一阵狂喜，觉得有作项了。便派人劝说卢循，乘东晋空虚之机把建康端了。左等右等见卢循没得下文，徐道覆亲自来到番禺，向卢循游说，我们环在这五岭以南的地区，难道你哈以为是因为命该如此，并且可以把它传给子孙吗？正是因为刘裕力量强大，很难跟他较量，我们才偏安一隅的。眼下，刘裕的大军集结在北方坚固的城池之下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哈不焊定，我们的将士大多是三吴浙东人，现在寄居岭南一个个思乡心切，要是让他们以回乡名义北上，突然进攻何无忌、刘毅等人，拿下他们易如反掌。要是错失良机，肠子都要悔青了。听了这番话，卢循哈是拿不哈决断。徐道覆又说：“朝廷一直把您当做心头大患。要是刘裕平定三齐地区之后，让军队歇上一二年，再先用诏书征召您进京，随后刘裕亲自在豫章屯兵，派遣几个将领率领部队翻过五岭，即使将军再神勇，怕的是也不一定能抵挡。现在这个机会，是万万不可错过的。如果我们抢先拿下建康，把他们的根基全部摧毁，刘裕即使回来，也没得什呢办法。您要是狠不下心，我就单干了，我要亲自率领始兴兵力，直取寻阳。”卢循心头不情愿，只想在岭南过过安稳的日子，不想得罪刘裕。但被徐道覆说得疑疑惑惑，只好硬得头皮发兵北上。

徐道覆的确是个发物，他哈没有发兵之前，早就盘算好了。当初，徐道覆暗地里要造战舰，便派人到南康山砍伐可以制造船只的木材，谎称要到下游城中贩卖。后来，又说劳力不够没有办法运到下游，于是在始兴当地廉价出售，价格比市面上低好几倍，居民们贪图便宜，卖掉衣物而争相购买木材。赣江水流急而且多石，出船很难，木材都储存在当地。因而这样来来扣扣许多回，百姓家里的木材积存得很多，却没有任何怀疑。徐道覆举事起兵后，根据卖木材的收据一一索取，不准隐藏不报，很快他就收集了大量造船的木材，又雇用许多人连夜拼装战船，十多天功夫就造出了许多大船。徐道覆下令把造好的战船投放到赣江的上游，卢循与徐道覆在始兴会合，然后兵分两路北上进攻建康。东路军由徐道覆指挥，顺赣水攻打南康、庐陵、豫章诸郡。西路军则由卢循指挥，攻打长沙等郡。东晋各郡的守相都不作抵抗，望风而逃。卢循的两路军进兵顺利，所向无敌。徐道覆洋洋得意，但是他忽略很重要的一点，刘裕出兵伐燕，是收复大晋失地，老百姓心理上有认同感，是民心所向。而他这刻借机攻打建康，是乘人之危抹虾子，肯定不对敷子，无疑会大失民心。

攻克南燕的捷报哈没有传回朝廷，由于卢循、徐道覆在南边起兵了，朝廷紧急征召刘裕回京都勤王。正在下邳驻扎的刘裕接到诏书后，丢下中原的事赶燥带兵南归。

（未完待续）